

行走在钢筋水泥的人行道上,心内总有荒芜之感。而靠近大地,靠近大地上生长的草们,寻觅、倾听甚至膜拜这些卑微的草从,会使我获得难得的安静与沉稳。在大地之上,在尘嚣之外,艾,正升腾着一股股隐秘的白烟。

艾草,这根植于大地的草族,是那么的普通与深邃,肤浅与凝重。因为更多的光阴里,艾草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饮食之外。红绿的人生、多味的生话以及物欲横流的当下,谁会关注隐秘的卑微?在夜雨敲窗或者残阳枯坐的境遇,回味从一棵草的生长到一个人的命运故事,艾草,就长在我们生命必经的路旁。怀念与回忆,证明着我们至少还保留着一丝昨曰艾草的气息。在炎凉之外,多了一丝别样的暖意。

的确,走进艾草,你会发现一个似乎充满凉意的秘密。艾草有多个名字,艾、医草、艾蓬、香艾、灸草、黄草,每一个名字,似乎都深藏着艾草自身的秘密。如香是艾草的特质,药是艾草的内心,灸是生命的坦白。这些都不难理解,难以诠释的名字就是冰台。我以为,如果艾草起个名字什么绿台、绿衣等,似乎很妥当。你想那厚厚的绿叶,布满丝绸的绒毛,还有密布的叶绿素,在大地上三五成群,郁郁葱葱,蓬蓬勃勃,这不是绿色的平台?不是人间难得的绿衣,覆盖大地温暖大地?或许遮住的还有那些大地上的民间卑微者。在民间,艾草与农人最近,与每一个亲近泥土的人最近。然而艾草赫然就有个耐人神思的名字:冰台。

查阅资料,在《博物志》居然找到这样一段文字,“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则艾名冰台。”意指将冰块做成凸镜可于日光下聚光取火,艾承其下,故艾名“冰台”。医家用其灸百病,故又曰“灸草”。原来,这艾草,不是寒冷的放纵者,不是炎灾的收容者,恰恰相反,艾草却是阳光的收集者,采撷温暖,照彻民间。她用碧绿的汁液,用活着的责任,把血液凝结成一片片巴掌大的绿叶,在寂寥无人的旷野,用寂寞与

艾草:被遮蔽的苦涩

□杜怀超

孤独,用纯净与素简,朝着阳光敞开内心的世界。她是一面冷暖的镜子!左边是阳光的温暖,右边是民间的寒意。

心事深锁的艾草,透明如镜的艾草,这冰台里,屹立着民间对你的敬意与敬畏。

农历五月,再忙,母亲总要从菜园里刈割些艾草、菖蒲还有一些杂草的嫩叶,置于铁锅中,浇上井水,在柴火的燃烧里,逼出绿色或者褐色的汁液。然后,母亲挨个儿给姐姐们和我洗澡,褐色裹挟着绿意从头浇下,流过身子、腿一直到脚跟,河流般的缠绕全身,那湿润夹杂着青草的气息浸润着我,我感受到了零距离的清涼,似乎浑身汗毛张开呼吸的空隙,洗吧,吸吧,洗净我们身上的尘埃、荒芜与污垢,洗净我们身体内的杂质、喧嚣与肮脏,洗出一个青枝绿叶的我们吧。

我感喟母亲的举动。我问母亲,这是什么啊?母亲很抒情地答道,是艾(爱)啊!那悠长的声音里啊,包含着万千疼爱。五月洗澡,这是别有意味的仪式,充满着母亲的祝愿与祈祷。据说在这期间,凡间万千病虫祸害齐聚乡间,诸如蜈蚣、蚊虫、园蛾、毒气、瘟疫等等,农人对抗它们古老的方式,就是这些艾草。他们生于尘土,尘土的事情他们只能依靠尘土来应付。这些大地上长高的艾草们,是他们生活和内心的依靠。靠老人吃饭的农人们,他们依偎这些靠天气生长的草们,同病相怜,生死相依。

艾草的药性也不是空穴来风。有人说,大地是药!中国的中医之道,艾草占半边天。柔弱清香的艾草,是植物界的“医女”。再没有草能像艾草这样,被我们的先民尊称为“医草”。针灸的灸,就是艾草的身影。千百年来,针灸是中医

极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艾草,就是针灸术中“灸”的材料——用艾草的干叶制成艾绒条,点燃之后去熏、烫穴位。柔软的艾绒,易燃而不起火焰,香气随烟而起,在看不见的温热中,把升腾的能量灌输经脉,直达病灶。《本草从新》中说:“以之灸火,能透诸经而除百病。”

为艾感慨。没有哪一种草能沿着人类的身体,一步步走进血肉,走进经脉,直到深入骨髓……

在乡间,走上神坛的植物不多。我见过一些原先朴素的植物如何在日子的洼地里,上升为充满神性与神秘的高度。如柳树枝,一旦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扦插于坟墓之侧,则敬畏油然而生,载着魂魄与沉重的怀念。那柳枝瞬间在人类面前高大。轻触一下,都惟恐惊动那沉睡的灵魂。还有那枯萎的麦草,平日里就是农家土灶台里的柴火。一旦与清明对接起来,那枯黄的草不立马成为逝者另一世界的金条。

艾草,同样充满着神秘的隐喻。在那碧绿的枝叶散发出的香气里,趁着农历端午的日子,一举从匍匐的旷野中供于乡间的门楣,雷打不动。不止是母亲,其他农人亦然。端午插艾,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不变的仪式。以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或者制成花环、佩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毒。

起先,我以为这是农人对屈原的怀念。当年,艾草和屈原一起被流放。“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与艾草惺惺相惜,在浑浊的世道中保持着高洁的情操,脱俗非凡。

然而一生在泥土中摔打的农人,与庄稼、牲畜还有天气纠缠的农人,他们

每天琢磨的不是诗句,而是手中的碗与身上的命。这些匍匐大地的农人,把艾草捧得高高。是艾草的香气给了他们日子的芬芳,还是艾灸熏热着他们病痛的神经?是艾草的纯洁洗净身上的泥土,还是艾草的碧绿带来生命的图腾——抵挡民间五毒,祈祷吉祥降临?生命之火岂是一只艾草所能承载?沉重的日子,谁又是大地上农人最后的一根稻草?

我见过母亲在瘟疫来临时的无奈、无助与惶恐,我们全家不分白天黑夜在野湖中煎熬,直到瘟疫褪去;我也见过乡间的农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痛哭无言的样子,还有面对疾病与死亡时候无法言说的创伤。他们最多的言语只是那无助的一句:老天啊,救救我们吧!漫天风雨,天还是那个天,或阳光普照或滂沱大雨,恣意汪洋,沧海桑田。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明明知道连稻草也比不上,依旧要伸出无助的手臂。苍茫的大地上,他们又能抓住什么呢?

看着执著的母亲,以及门楣上的艾草,由绿转黄到落满尘埃,叶子凋落了,枝干仍牢牢地坚持着。谁又能说些什么呢?谁的心里不空余着一个位子,栖息幻想与拯救。

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与艾草,艾草与我们,从生到死,从肉体到精神,活到尽头,我们就是一株株充满野性的艾草,咀嚼那无尽苦涩的人生况味。

我们渴求这植物般的生活,如艾草一样碧绿地簇拥着,鲜嫩着,坚守生长,远离烟火、喧哗还有那功利浮华,以最本真的姿态恣意舒展,在阡陌之间,自在洒脱。可惜艾草非人,它哪里知晓人生艰难?艾草可以简朴,可以与世无争,而人却要背负责任、爱……

这是艾草的苦味所不能比拟的,也是艾草所不能承载的。但我们必须保持艾草的苦味,如此才会测出日子的深浅与轻重,才会用拙朴与清淡拂拭绚烂的虚华,让心灵回归清淡素净。也许,人生来就是一株艾草,注定要咀嚼苦涩到最后。

西岭的口袋里揣着1元硬币,崭新的,锃锃亮。原本金属的冰凉,在手心握久了,温润如玉般,没有风霜里一丝丝流通的铜臭。

那天风起雪舞,西岭趴在暖气包前,望着窗外漫天柳絮,或如鹅毛。如果不是肚子饿得咕咕叫,西岭是没有理由嫌薄这难得一见的美景。送饭车历经艰险地开来了,与此同时,设备主任亦如天神般降临。

“西岭,帮个忙。你给打3份盒饭,送到车间会议厅。那里有3个民工,他们会给你钱的。”

他跌落衣裳上的雪,没留神一瞬时西岭拧起的眉,补充道:“3块钱的盒饭。”

西岭打了3份3块的,系成两个塑料袋。一份5块的,搁在暖气包旁边留给自己。抑制住饥肠辘辘与对飞来横“祸”的小小怨恹,上路了。

原来10分钟的路程,由于积雪深厚,变得万里长征一般。单车推不动,撑伞也狼狈,套件雨披跟个神父模样般,拎盒饭的双手冻得僵硬,套鞋一路跟跟踉踉,千辛万苦抵达会议厅,3个砌墙堵的民工见饭来,吆喝一声歇了手,往棉襟里揩揩锯木屑,咧着嘴挂不住对粮食的热爱。

不巧的是,他们仨凑不齐9元散票。徒弟往棉袄里兜掏了半晌,掏出一张大团结来,说先垫上。西岭没带零钱暗自叫苦:“要不,我回头给你送来?”“算了吧。”那小伙子腼腆笑笑,脸庞埋进饭盒里,“没关系的。”

两位师傅嘿嘿嘿地附和:“是啊,这么大雪,跑一趟挺辛苦的,算了吧。”西岭不喜欠人钱的,深一脚浅一脚被风吹得蓬头散发回来,捂着脚丫子嚼着盒饭还寻思去还人家钱呢。可雪实在太大了,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隔一晚上班,雪化了。她特地跑去会议厅,里头空空,只有一屋子装修完的清漆味。

三八节,姐妹们催促西岭去领纪念品。西岭是女工委员,跟管物资的余师傅骑三轮去拖。余师傅跟库房方姐磨菇个没完,西岭识相说先蹬回去了。半路上瞅见一民工斜挎两捆铁丝挺眼熟,一忽悠就把三轮忽悠拐了方向,撞到花坛上,17套棉毛衫、17卷卫生纸全塌方,西岭跌在上面,四脚朝天。

好晕,晕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天空湛蓝如被,云朵如棉花层滤净了声音。一张英武的脸呈现在半空:“你怎么样?”

西岭红腾了双耳,起身拾捡一败涂地。

小伙子帮忙,把撞偏的车头扭正。“你要不要紧?你们城里人,不禁摔。”他说话不温不火,牛牯一般的身躯裹在旧式劳动服里,是西岭欠钱的民工,可是她身上仍然没有1元钱。

“你常在装置里干活?”西岭反问。

小伙说,他跟的包工头跟联合装置的书记沾点亲,搭帮有活干。“比不得你们有劳保,好福气啊。”

西岭在后座上挺了挺腰,她蛮为自己骄傲的,17岁挣工资,不用再花父母一分钱,成为自食其力、撇得清的新女性。所以,她必须还他钱。

“到了。你等等,我去找1块钱来。”

“不了,不了,没关系的。”他忙不迭下车,一溜烟窜得比兔子还快,被草木挡了身影。

西岭懊悔,连他在哪个车间干活也没问清楚。从此,她留有1元硬币在兜里,希望再遇见他还给他。

半年后西岭的车间招了4个民工,每天打扫装置难点卫生,干些人挑肩扛的体力活。“现在的工人都不叫工人了。该工人干的活都挪给民工去。”设备主任评论道。

西岭有点委屈:“我们天天干活啊。还要学操作、背理论、熟悉电脑和仪表。跑冒滴漏你管设备的的不拿出方案来,成天差人抹啊堵啊也不是个办法。”

主任没生气,这一段主任挺待见西岭。笑说西岭个人问题该考虑了,给她介绍个朋友,明晚去见个面。

“明晚我当班呢。”

“那有啥,我跟班长打个招呼。”

西岭觉得不好,车间不是一直强调不能因小事影响工作的吗?但主任发话,只好去了。对方是主任的外甥,摸到一副好牌就喜形于色,高高扬起做个董存瑞炸碉堡的姿势再狠狠压下来。西岭不喜欢。主任再邀她,她婉谢几次,对方的脸就冷下来了。

西岭怕人挑刺,像小蜜蜂一样勤劳。油品进罐精心调合,收油检尺接着放压。但主任还是找她茬,说她脱水没脱干净,卡量不准,还暗示班长适当在月奖里体现。

班长也想追西岭,但他不敢违抗主任。“人乖点,眼尖点。”班长常念。西岭没跟他说相亲的事。要不,他倒是怎么劝呢?班长挺好,平时总护着西岭。主任命西岭把整条排污沟铲干净,他前脚走班长后脚就过来帮忙。沟里的泥堵死了,铲不动。班长把卫峰唤来,像川剧艺术中变脸一样霎时换了一幅凶神恶煞:“喂,两点钟之前把它铲干净,不然有你好看!”

西岭愕然。卫峰拾起铁锹,埋头铲泥。班长神气活现地招呼西岭回操作室,没注意到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西岭像吞进一只苍蝇。卫峰,是四个临时工之一,也是她1元钱的债主。原本不知道名字的,如今常常碰面,在不同的劳动场景中慢慢熟稔。有一回她正指点他们清污油池,岗检办巡逻让出示两证。

他的出入门证上署有姓名:“卫峰”。“这个证是纸的吧,进厂门也能刷卡吗?”西岭随口问到。

卫峰没有做声。年长的民工笑起来像一枝衰败的野菊花:“我们能跟你们职工一样吗?这个卡只是用来检查的,刷不了。门卫查了证,才放我们从横杆下钻过去。”

卫峰很不自在的样子。西岭亦语塞,隔了两天突发灵感,跑到人事员那里,说自己IC感应卡掉了,申请补办一个。交了1张照片和20元工本费。新卡到手后,她把旧卡塞给卫峰:“以为丢了,又找到。好像还能用,你拿着刷卡方便些。”

从此,穿着车间打发的旧工作服的卫峰,出入厂门时便像职工一样,侧过胸脯上衣口袋贴近感应区,腰前的横杆便自动举起,腾出一条道来让卫峰经过。西岭一丝欣然,终于替卫峰做了件事,也变归还了钱。虽然1元还成20元,利息有点高。

1元硬币,仍在她兜里揣着,常在她指尖摆弄,有意无意。

又过了半年,卫峰再一次刷卡时,门禁警示灯突然闪着红光呜呜响起来,把他吓了的一大跳。警卫走过来查对,说他偷拿女职工的卡,要没收。卫峰不给,就争起来。推推搡搡的,当然是卫峰吃亏。三五个警卫围着,给了他两警棍,带电的。

野菊花老师傅带给西岭一个信封,说卫峰走了。信封里面装着她的IC卡。

卫峰晕过去时仍然攥着卡。他真傻。不就一张卡吗?可能门禁系统已经升级,能识别废卡。卡是真没用了。西岭有点痛,有点酸,卫峰就这么走了?还给她一张废卡,卡虽然废了,可上面还有她的照片。

3年后的西岭看到蓝天白云,仍会想起曾经半空中那张英武的脸。3年的厂区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民工投入到企业的基建维护中去。3年来西岭谈过几次恋爱,都无疾而终较为短暂。心里总有一个影子,他条件最低,却有特殊的禀赋没人比得上。

3年来西岭的衣兜里仍然贴有1元硬币。它是温润的,像个信物,一个护身符。西岭其实不会执著于钱,有时也让她回归货币的价值。遇到路边的乞儿,或替丢失钱包的学生妹买票。

1元钱,买得了什么呢?一根棒冰,夏日的一缕冰凉,或者一只手机,3年来手机从很贵很贵到人手一机。店里的小姐站到店门口做宣传。打出的条幅是:“1元钱送手机”。西岭招呼西岭:“可以试一下。”

西岭听小姐解释道:预交700元话费,绑定10个月消费完,加1元钱送某品牌机。她把玩着各个功能键,在翻通讯录时,“卫峰”的名字跃然入眼。

“这是谁的手机卡?”西岭不动声色。

“老板娘的。”

“她的卡不用吗?扔在这里,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西岭的声音莫名就有些恼。

“可能是一个作废的卡吧。”小姐凑过头来:“哦,卫峰,是去年给我们店里做装修的工头。”

西岭从SIM卡复制这个号码,粘贴到机储文件夹里。“我就要这款。”她摸出兜里的1元硬币。

黄 昏

□孙大顺

黄昏漫了过来
围脖里遗漏的钟声
从城市的上空落下
我交出了青春
混在变老的人群里
指点落难的晚风
没有谁留意
一列晚点的火车
试图制止
即将崩溃的暮色

这是第三十五个秋天的路口
像是某部喧闹又新潮的电影里
插进一小段无声又泛黄的镜头
静止的灰尘 书籍 卑微的蚂蚁
一扇未曾打开的窗 下午六点钟的疲惫
辽阔的静 让奔腾的河流越来越绝望

我把自己折了又折
像一张忧伤的碎纸片
不依不饶地 弄出了声响
在一颗早亮的星星 注视下
一枚离开枝头 守口如瓶的落叶
温暖 黯淡 矫情
它拯救了一段光秃秃的时间

这个落叶收紧的黄昏
劈波斩浪的月光丢失了水分
它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对面

一大片破败的工房和生活区
开始在我们心里 修桥筑路

像是被突然加速的时光
抛进这个秋天的城郊
那个男人从中年抽回一条病腿
他正被一枚落叶粘住
如同那个刚刚油漆出新的空邮筒
被一些丧失的痕迹覆盖

黑夜来临
黄昏靠落日赚取声名
歌声将潮水送了过来
有人握住了风的节拍
时间停了两秒
天空亮了一下

黑夜来临 暗香浮动
一只飞行的鸟 早晚要被
俯冲的心灵所伤 像众人
糟蹋着 黑夜绸质的黑
暧昧 撒野 一再败坏
它的名声 比寒娥还冤
百口难辩的黑夜
被时间这坛药水浸泡着
它的体内
仅剩一把雪亮的刀柄



秋 色



暮秋凄寒,愁容惨淡。秋露从夕阳的腮边滑下,像从天而降的泪珠;晚霞驮着归鸦,静美得像一种疾病;落叶从树梢飞脱,如翻来覆去的疼痛;笔墨无色的荷锄耕种除孽,种出时光所有的败笔……

夕阳欲颓,当天光全部散尽,一切归于虚无,只有影子和我,对斟。半酣时,影背一座秋山,我赴一趟红尘,再次举杯遥对,眼角涵涌出清泪。泪眼望月,秋月无声。纸与笔轻触,我写下“秋事”。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是文人无端的伤春悲秋,此乃“多事之秋”。

憋屈,难受。千言万语,无从开启。端直了身子,长长地吹口气,额发随着气流飘飞,只觉寒气由心而生。能说什么好呢?煮酒燃灰言不尽,香茗几味语还休。浇心中块磊否?直喝到无语泪双流,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打捞起一串儿呜咽,默默地制成书笺,夹进书里。

至爱的情人——书本,受伤时总是躲进他的怀抱,纵情娇弱,无声怯哭。而此时,书里的温柔也全都跌在了山月苍穹,溅不起一点浪漫与温情。索性熄灭那被黑夜激活了的光盘,勇敢地面对黑暗,但黑暗中蔓延开来的,却是无边无际的孤单。

枯荷独立,清宵梦冷。捻细几缕烟云,在秋灯里熬制惆怅的心事。人影难寐,枯肠复皱,为抵挡黑暗寻找仁慈的光芒。回顾流年,黯然神伤。孩童时学到的是“邪不胜正”,长大后也笃信这点,当世风翻来覆去将人和事都搅成黄沙时,才蓦然发现,事情远没有那样单纯,邪恶的踪迹始终存在,且总向善良的人挑战。“吃一堑长一智”的宽慰,也只能让人唏嘘感叹,感叹“人”这个复杂的生物,在善良天使和欲望魔鬼之间的不断斗争中,总是魔鬼取胜。为什么?没有答案,这是一道无解的方程。黑暗中,惟萧瑟信心,在夜风残留的记忆里酿制月光,月光映照着不可亲近的苍茫,在没有来路的记忆中,走向无去去路的方向,要么绽放,要么死亡。

“死亡”俩字,笔墨简单,写来容易,灰色的怅惘,接近时却刻骨冰冷、摧肝裂胆。苍颉造字,夜有鬼哭,死亡与“死亡”俩字本身无关。只是,世事瞬息万变,转眼之间,就会面

秋 事

□李 舍

目全非。尚未准备与死亡面对而忽然被其拉拢时,巨大的幻灭感会挟着恐惧一起袭来,顿使正在逼近的黄昏更近,正在远去的美好更远,一切将会在瞬间失去意义。

怕死吗?人人都会末路逢凶。确切地说并不是怕死,只是心有不甘。因为,还有太多的事情未做,还有太多未了的心愿。在这诸多心愿中,其中一个就是乞求妈妈把我吓飞的魂魄再次叫回来,像成长中的无数个惊吓,被妈妈拉了竹耙挂了衣衫,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让黑暗赶在黑暗来临之前,将我的魂儿放回来。

夜色凝重,秋霜凄寒,腮边的清泪凝结为霜。暗夜深处,孤独在绝望中发飙,我急需找一个能够倾听的人。一遍遍拨通家里的电话,却只能听妈妈温暖的“喂喂”,而不敢言,只寄望于那“喂喂”声中藏匿着母爱安慰的黏液。因为,秋光已觉秋滋味,我再也不是那个“见月伤心”的小女孩了。时光的脚步如此匆匆,转眼间熟悉的童年生活便永远消失了。如今,祈求被救赎,倒不如收拾行囊,继续前方的路。

路在何方?圣者度人,强者自度。我不是强者,更非圣贤。在近乎调侃的秋意里,逃避着电视上有关“渭公河血案”,中国船员家属公祭的痛哭声,我颓废地躲进被窝儿,仔细翻看手机上的电话簿,却不知道向谁倾诉,念及时常为电话满得存不进电话而伤感,又猜想哪个曾被删掉的人会不会“雪中送炭”。本着把快乐分享给朋友,把痛苦独享的初衷,又多么渴望我的朋友们不光会“锦上添花”。眼里蓄满泪水,心里丝丝疼痛,只得只能对一直守在身边的老公说,我冷,以便将自己疼成蚕蛹,感知着缓缓上升的血液。我将自己的影子从内心抠出来,放在苍茫的云雾中,以求在梦中升腾。